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 第五十回 明懷宗旌忠誅眾惡 碧霞君說劫解沉冤

詩曰：昏昏塵世皆蕉鹿，蟻附蠅營，何事常徵逐。劉項功名如轉軸，亂蟬聲後秋容促。誰能享盡人間福，乃至完成，卻又添蛇足。棲穩一枝飲滿腹，回頭一笑寒山綠。

話說法司既報斬了侯、魏等人，因其時歲闌年盡，把一切案件都到燈節後纔會議定了，將魏忠賢、客氏、崔呈秀三人的罪狀上聞道：

人臣無將，將則必誅，況刀鋸之餘孽乎。魏忠賢要先帝之壞靈，箝制中外，結交客氏，睥睨宮闈。其大者如嗔怒張國紀，則立枷而殺數命。且連縱鷹犬，意必動搖乎中宮；私搆成、裕二妃，則矯詔而革封銜。至摧抑難堪，竟甘心於非命，是不知上有君父矣！其餘臣僚何有？於是言官死杖，大臣死獄，守臣死於市。緹騎一出，道路魂驚；密告一聞，都民重足。生祠遍海內，半割素王之宮；諛誦滿公車，宛如新莽之世。至尊在上，而自命上公。開國何助，而數封茅土。尚嗾無恥之穢侯，欲駢九錫；迭出心腹之內黨，遍據雄邊。至於出入內門，陳兵自衛；戰馬死士，充滿私家。此則路人知司馬之心蓄異謀，非指鹿之下者也。天討宜首加寸磔為快。客氏妖嬈食月，翼虎生風。輦上聲息必聞，禁中搖手相戒。使國母常懷優憤，致二妃久抱沉冤。且當先帝彌留之日，詐傳蔭子尚以五等，為私盜內藏在冊之賊，絕代奇珍皆據尚方之積。通天為罪，盜國難容。呈秀則人類鴟梟，衣冠狗彘。誰無母了，而金緋麟玉，忍不奔喪；自有親父，而婢膝奴顏，作闖乾子。握中樞而推弟總鎮，兵權盡出其家；位司馬而仍總蘭臺，威勢欲箝乎言路。睚眦之仇必報，威福之益日熏。總憲夙仇，迫為池中之鬼；銓郎乍唬，驚懸樑上之環。凡逆托之屠戮縉紳，皆本犯之預謀。帷幄選娼狎妓，歌舞達於朝昏；鬻爵賣官，價直高乎北斗。假山冰泮，游釜魂消。雖已幽快於鬼誅，猶當明示乎國法。其魏雲鵬、魏良棟、魏鵬翼、魏志德、崔鏜、崔鑰等，或赤身狙獍，或黃口嬰孩，濟惡而玷賢書，無功而攫世爵。俱應投之荒服，以大快乎輿情。臣等會議得：首犯魏忠賢，應著該撫行文河間府，開棺凌遲。崔呈秀於薊州開棺梟首。客氏著臣部司官開棺凌遲。其魏志德等，應請發往邊遠煙瘴之地充軍。各犯誥券，概行追奪奏繳。恭候聖明裁奪，飭下臣部施行。謹題。

二□六日旨下：「覽奏。魏忠賢掃除庸役，憑借壞靈，睥睨宮闈，荼毒忠良。非開國而妄分茅土，逼至尊而僭號上公。盜竊弄兵，陰謀不軌。交通客氏，傳遞消息，把持內外。崔呈秀委身奸闈，無君無親，擅攘威福之權，大開縉紳之禍。無將之誅，國有明典。既會勘明白，眾犯誥券概行追繳，魏良棟、崔鏜等既係孩稚無知，著加恩免戍，以彰法外之仁。餘依議。」刑部得旨，即刻行文各處巡撫，行文地方官，將魏忠賢開棺凌遲。崔呈秀開棺梟首。其時俱在寒天，屍尚未壞，都正了法。不獨見者撫掌稱快，即天下聞之，莫不慶奸雄之伏誅。正是：

共食侯景肉，爭燃董卓膾。

人心皆暢快，王法定無私。

只有客氏屍首，遍尋不見，逃了數□刀之罪。

法司又於二月間，將勘問五虎五彪的招款，擬定罪具奏道：

國家立法，百司所以律身。故奉法惟謹，不敢趨權開賄賂之門；守法不阿，何至殺人為媚奸之具。乃有身居縉紳之列，名為彪虎之凶，若李夔龍、田爾耕者。欽奉明旨，再將糾參之疏拐究，其參五虎，有謂典銓不公，李夔龍立地為常，皆知挾賣官之資，以至吳純夫不數月便躋卿貳，雖蔡邕一歲九遷，速不過是。又與崔呈秀受孫織錦銀六千兩，有謂河南道報升，呈秀欲推倪文煥，必俟其差滿時始具題坐補。又與呈秀植黨騙財，賊至巨萬。有謂田吉已被激變良民之參，瓦全已幸。乃三載曹郎，驟至尚書極品，滿載而歸。總之如聖明雲：「附權躡擢，機鋒勢倏，赫奕逼人。」足以蔽其罪矣。按《律例》云：「職官受贓至滿貫者，罪應絞，減等發邊遠充軍。」如吳純夫以六千計，倪文煥以萬計，皆明明私受，列於參疏，可以追繳。至於李夔龍、田吉，雖疏中贓數未開，乃一稱挾賣官之資，一稱累陶朱之富，非納賄何以至此。既經參劾，難以輕宥。二犯應各追贓二萬。眾犯事同一體，俱應遣戍，以警官邪。乞敕行該撫追比，以助邊需。贓完日發遣可也。至於五彪--有謂田爾耕、許顯純、孫雲鶴、崔應元、楊寰等，狐假鴟張，戕害多命，皆出於二人之手。許顯純鞭撻縉紳，淋漓血肉，屍傷蟲鑽，絕不一瞬。許顯純署鎮撫司，田爾耕掌錦衣衛，忠賢草菅人命，皆二人為門下之劊子手。許顯純、孫雲鶴、楊寰、崔應元等，網羅煉，株連無軻，慘於炮烙，冤魂攝於公庭。受害如楊漣、左光鬥、周順昌等□餘人，皆斃於鎮撫之獄。總如明旨雲：「受指怙威，殺人草菅，幽囚縉紳，沉冤莫白。」足以蔽其軸矣。按《律》：「以官刑勘人因而致死者，罪應斬。同僚知情共助者同罪。不致死者減等。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武職官發邊遠充軍。」許顯純、田爾耕係掌印參勘之官，應照《律》議斬。崔應元等共在勘問之列，應照未減例，盡投之邊裔，以御魑魅可也。謹奏。

旨下：「奸逆盜權，陰謀叵測，凡厥黨羽，盡當嚴懲。五虎五彪，既會勘明確，著行文與該撫照數追贓，繳完日，即於該處概行處決。追繳各犯誥敕，以為附權蠹奸之戒。」命下，行文各省遵行。正是：

張牙舞爪佐奸權，多少忠良喪九泉。

機阱一朝還自陷，問君入甕有誰憐。

不惟驅除了幾個大奸，又剪除了一班羽翼，朝廷肅清，一時整理。

還有那說楊、熊諸黨的人不該起用，這還是「門戶」二字未化。但那班忠臣，身死之慘，追比之苦，皇上久已洞鑒。一日，就戶部郎中劉應選本上批出道：「逮死諸臣，所追贓銀其已經奏報者，著該撫按冊給還；其未完者，概行蠲免，家屬等著俱釋放。追贓一事，拖累堪憐，如熊廷弼之奔，楊漣之母，俱著寬釋。其梅之煥、程注著該撫即與柑豁具奏。」

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又上疏道：「門戶二字宜破，不可以講學錮人，如已故趙南星、鄒元標，俱當於清介中議。」這本一上，便是大翻從前積案。他條奏極明，議論極正，其中備說：「楊漣之死，為劾忠賢；繆昌期為代楊漣刪潤本稿；萬為論忠賢；李應升為申救萬並阻忠賢陵土敘功；魏大中為不肯與閹奸通譜為姪；周順昌為魏大中寄子；左光鬥、袁化中、周朝瑞皆為觸奸；高攀龍為劾崔呈秀貪贓；夏之令為奸細傳孟春之事，與呈秀相忤；周起元、黃尊素俱是太監李實誣害。此數人者俱係為國鋤奸，無軸受害，並無贓證，何為朋黨？況魏良卿招詞內說是因挾私枉害，極是明白。」皇上見了，不覺惻然道：「移宮一事，也是人臣優國防微之苦心。楊漣劾他二□四款，款款皆真，他上本明說與奸托勢不兩立，竟被他慘刑所害，以至家破人亡，八旬老母追比幾死！至如高攀龍死以執法，其餘皆因觸忤奸權。今逆托已誅，諸臣若不隆加贈諡，則無以鼓勵後人。」遂傳諭各衙門道：「朕承祖宗基業，嗣統大寶，夙夜思維，銳精圖治。稔知臣惡魏忠賢等，竊先帝之壞靈，擅朝廷之威福，密結群奸，矯誣善類。稍有忤觸，即行慘殺，年來戕害剝奪不知凡幾。幽囚蔽日，沉冤彌天，屈鬱不伸，上干元象，以致星殞地裂，歲祲兵連，不可謂非逆輩所致。今元惡典刑已極，臣民之怨稍舒。而在獄遊魂，猶鬱沉冤未雪，豈足以照朕維新之治意！著各該衙門即將以前殺害諸臣從公酌議，採擇官評，有非法禁死情理可憫應褒贈者，即予褒贈；應蔭恤者，即予恤蔭；其冠奪牽連應復官者復之；應起用者用之；有身故捏贓難結，及家屬被累猶羈者，應請開釋。勿致久淹獄底，負朕好生之意。嗚呼！天網恢恢，無奸不燭；王道蕩蕩，有側宜平。朕茲寬恩解鬱，咸與昭蘇，偕之正直。以後諸臣咸以國事為重，毋尋元黃之角，體朕平明之治。欽此。」

各衙門奉旨會議，擬將高攀龍加贈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，諡忠憲，追封四代。楊漣加贈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，諡忠烈，追封四代。周起元贈兵部左侍郎。蘇繼歐贈太常寺卿。周順昌、魏大中俱贈太常寺卿。萬贈太常寺少卿。袁化中、周朝瑞、周宗建俱贈太僕寺少卿。繆昌期贈詹事府詹事。左光鬥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劉鐸、顧大章、呆裕中、李應升、黃尊素、夏之令俱贈太僕寺少卿。丁朝學贈侍讀學士。張汶贈刑部員外。各追封三代，俱蔭一子入監。旨下，依議著將楊漣已追在官贓銀八百兩，給還其母養

瞻。可憐一班忠臣，當時雖葬荒邱，今日也得重叨諭葬，列石墳前。那些禁錮的子孫孫脫去囚衫，換了衣冠，到墳前改葬，焚黃設祭展拜，宣示皇仁。豈不可榮可羨！那個過往的不嘖嘖稱歎道：「這是忠臣之墓。」正是：

死忠原是完臣節，豈為褒封紙一張。

卻喜大奸新伏法，殊恩榮賜九泉光。

回想當日楊漣劾忠賢的祖墓牌坊上鏤龍鳳偕似宸居，萬劾他制模陵寢，今在何處？此時也是荒煙蔓草，與人牧牛放馬而已。吏部又將應起用的袁崇煥、文震孟、王永光、霍維華、李思誠等二□餘人，又將應起用待缺會推者七□一人具題。批下道：「自古帝王御極，首眷親親，嘉與賢賢。財賦係百姓之脂膏，刑法關民生之命脈。鷹鷂搏擊，蘭蕙誅鋤。若不除根，難免再發。張國紀係先帝懿親，王仲良乃皇祖妣之嫡姪，逆托敢行無忌。張國紀著即名還供職；王祚盛著襲祖職。太監王安係先帝勤勞舊臣，遭謫冤死，著追復原職；蔭一姪為錦衣衛千戶，所籍家產著給還。許志吉以參革穢吏，投身逆托，魚肉鄉里，幾至激變。呆天榮以奴誣主，冤殺一家，深可痛恨。俱著拿問，嚴審定罪。黃山著給還吳養春幼子，坐贓免追。許其進逢托圖祿，荼毒揚民，亦著拿問治罪，欽贓免追。太監李實逢奸害正，情罪難道，即著扭解來京。蘇杭織造著派外官管理。各差太監俱著撤回，皆派外官更換。各問刑衙門，著刑部拐看刑具，非祖制者概行毀去，不得再用。」刑部奉旨，行文各省，將眾犯解到三法司嚴審，眾犯也無可辨。會議將許志吉、李永貞、劉若愚、崔文升等照律擬絞。吳天榮害主全家，照叛逆例擬凌遲。許其進擬絞。本上奏，旨依議。刑部即於九月間將眾犯行刑西市。正是：

狼貪虎噬氣何豪，惡滿今朝赴市曹。

最是千年遺臭在，書生筆底穢名標。

是時群奸盡戮，朝野一清。吏部又奉上諭道：「大惡既誅，小過宜宥。所有擁戴依附建祠稱頌贊導者，按律推情，再三定擬，首正奸惡之案，麗於五刑稍寬，協從之謀，宏開一面，其情罪輕減者，另疏處分。此外原心有過，縱有漏網，亦置不究。只陸萬齡等，妄分太學，建生祠為媚奸之具，毀軒先聖，著國子監各杖一百發戍，餘俱免究。著該部定為逆案，頒示中外知之。」此時天下人民歡欣鼓舞，快睹新政初更，於是四方傳誦，恩遍草野。

誰知驚動了一個人。你道此人是誰？乃魏忠賢的奔子傅如玉。自從孟婆救了傅應星回來，又怕忠賢差人來莊上相訪，遂假進香為名，帶了兒媳到雲夢山焚修，把家產交與族人管理，他便去精心修煉。此時功夫已有八九分了，傅應星隨著空空兒學導引擊刺之法。一日如玉聽得人傳說朝中新君即位，魏黨皆誅，不覺動了慈憫之心，遂合掌向孟婆師說道：「弟子一向蒙吾師教誨，已脫塵緣；今聞朝廷新誅大惡，因憫孽夫積惡深重，雖受陽誅，難逃陰譴，冤仇山積，何時得解？弟子欲發宏誓至願，盡棄家產，修建無礙道場，超度幽魂永離苦海。」孟婆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正是：人心生一念，天地盡皆知。你既有此善念，天必佑之。但他們罪惡如山，非尋常懺悔可解。你可先去備辦錢糧，我代你到岱岳東峰歷代封禪壇傍，起建道場，列佛道兩家功德，釋家懺悔，道家煉度。我再代你出入三界，訪求一位真人來作證盟。」說罷，乘雲而去。如玉母子、兒媳即日下山，回到莊上，至族家，將歷年粗粒盡賣出千金，帶至泰山進香。擇於正月初九日啟建，至□五日上元，圓滿七晝夜道場。壇上列著僧、道兩家法事，請了高僧道侶各二□四眾。那道場卻也□分齊整。但見：

旛旛飛舞，音樂和鳴。巍峨列九品之蓮台，清淨建三層之寶座。金身璀璨，西方釋老真容；玉貌端嚴，東極慈尊聖像。滿堂功德，排著□地九幽；四壁莊嚴，高掛四生六道。三官四聖度雍容，羅漢金剛威猛烈。瓶插仙花，錦樹輝輝漫寶剎；爐焚沉降，香煙靄靄透青霄。朱盤內供養新鮮，彩桌上齋筵豐盛。高僧說偈，振錫杖敲開鐵鎖重關；羽士飛符，執玉簡驚破羅酆黑獄。咸翼冤愆齊解釋，俗教孤獨盡超升。

傅如玉至心朝禮，終日在壇上跪拜懺誦。四外來看的人如山積，也有施錢糧的。壇上掛著濟孤榜文道：

伏以金身入夢，檀那闡二百字之真詮；紫氣迎真，太上泄五千言之秘典。靈通三界，洞徹九幽。統攝陰陽，上歸無始。今據大明國山東兗州府東阿縣信女傅如玉，同男傅應星、媳王氏，共秉丹誠，拜於洪造。伏為亡夫魏忠賢積惡如山，沉冤似海。罄南山之竹，書孽無窮；竭東海之波，流惡何極。謹發宏深至願，仰祈神佛力神功，大開方便門庭，廣運慈惑舟楫，普濟群生，免耽六道。西方佛老，指雲路以遐升；南極真人，放祥光而接引。邀賞清都絳闕，脫離地獄樊籠。早登極樂任逍遙，永注天堂真自在。謹疏。崇禎三年正月□三日給示。

一連數日。到□四日午齋後，眾僧道放參去了，如玉執香向各神前舒身下拜，忽見一個老僧走上壇來，四邊看了一回，歎息道：「可惜費了許多錢糧精力，付之流水。」如玉聽見，忙持香來向老僧叩首道：「師父，敢是弟子心不虔，齋筵不整齊麼？」老僧道：「心也虔，齋也好，只是終歸無用。」如玉道：「佛道二聖，設立齋醮，救度亡魂，老師怎說沒用？」老僧道：「二教雖以救苦為心，憫念地獄泳犁，設為齋醮，此不過是皮毛外像，其中精微奧妙，豈在這幾卷經典上？況如今主壇的又非出世名流，只憑著這幾個庸夫俗子，誦幾卷贅句殘篇，就望超升滯魄，解脫沉冤，豈不是水中撈月？」如玉道：「老師見教極是。但如今怎得名師？」老僧道：「你若是真心求禮，自然有得。」應星夫婦也跪下道：「懇求老師，慈惑救度。」三人再三哀求，請他到方丈中獻茶。

老僧道：「既是你母子心虔，今日且為大眾說法。」茶畢上壇。鼓樂法器一齊響動，老僧先禮拜了四方神聖，先說些外象比喻，後談些五蘊三乘，說一回法，談一會禪，果然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。下壇時已將晚，如玉等又拜求普度，明彰報應。老僧道：「要明彰報應卻也不難，只要你母子精虔，捨身救苦，不顧皮肉疼，痛方可。」如玉道：「但憑吩咐，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，只要眼見為真。」老僧道：「你心既虔，今夜你們可燃指為香，夜靜時叫你們見些光景。」

三人果將中指剖開，用清水洗淨，將麻絮裹，加上清油，三更時點起，隨老僧上壇，見一天星斗，滿地月光。那老僧繞壇念咒，三人忍著疼遍地禮拜。只見他將手中拂子一揮，向西念咒數句，忽的一陣冷風，風過處，現出□八重地獄。見那些罪囚皆帶著鐵鎖沉枷，號泣之聲不忍聞。又見牛頭馬面、惡鬼夜叉往來不絕，有無限刀山劍樹、磨捱油煎之苦。如玉等見了，心膽皆裂。老僧把袖一拂，早隨風而滅，領他們下壇來。如玉又跪下道：「已見地獄之苦，仍求吾師超度沉魂。」老僧笑道：「且去安歇，明夜與你證盟。」言畢，跌坐入定去了。

次日，孟婆已回，眾僧道：「仍各行法事。」是日已是□五日，上元佳節，善事將終，晚夕施食，至三更後方畢。壇上收拾乾淨，靜悄悄的，月光如晝。三更時，如玉等又燃指，隨著老僧一步一拜，拜上壇來。老僧手持錫杖，繞壇念咒，將杖向東南上連掉三下，喝了一聲，只見一道白虹漸漸起至中天。忽西北上又起了一道金光，光盡處又是一條彩虹，和風習習，香氣氤氳。虹下又現出一道霞光。老僧道：「天門開了。」只見霞光中現出瓊樓玉宇，貝闕珠宮，往來皆乘鸞跨鶴之輩。天門內又飛出一簇雲霞來，老僧厲聲高叫道：「吾乃達觀是也，蒙孟婆師相邀來作證盟，今有一位神聖來也，大眾看者。」又將錫杖一掉，早不見了霞光白虹，只見祥雲內鸞鳳齊鳴，笙歌迭奏，龍車上坐著一位女真人。但見他：

瑞靄散繽紛，祥光護法身。九霄華漢裡，現出正元神。那神聖頭戴垂珠纓絡，身穿素色羅袍。綠髮盤雲黑，香環結寶明。盈盈玉面天生喜，點點櫻桃一粒紅。萬尋萬應，千聖千靈。惟拔八難，度三災，大徨憫世；故鎮泰山，居南海，救苦尋聲。這是圓通普惠天仙女，永護漕河福德神。

那真君龍車離壇數尺停住，傅如玉母子三人伏地叩頭，不敢仰視。真君道：「吾乃碧霞元君是也。善哉！吾因汝等精心佛果，發願解冤三界，共欽神天點佑。吾今法駕親臨，為汝證盟功德。」遂將手向正南上一指，只見一朵白雲中，兩個黃巾力士，擁著一班峨冠博帶之人，來至壇前禮拜元君。又向西北上一指，一朵烏雲中兩個鬼使押著一班披枷帶鎖的囚徒，也來壇前跪下。元君道：「汝等夙世冤仇，今已八□餘年，當年因淮河水決，漕運不通，城郭淹沒，皇家命朱衡治水。有赤蛇名籍已，現身設法效勞，暗示

黃達以築堤之法。他也是為自己身家性命。豈知黃達違了前言，竟築到他巢穴。其時仍該依他指示別築，何致一火焚之，燒死他二百餘命！吾神彼時適奉玉旨，押伏水猿總理黃淮，彼眾將沉冤上訴。中界主者會勘，命他轉生宮禁，以報前冤。魏忠賢、客氏，乃雌雄二蛇轉世，其餘黨羽，皆二百餘蛇族所化。楊漣乃朱衡後世，左光鬥即黃達再生。萬是揚州通判，即定意下火者。故爾三人受害尤慘，死於溽暑中，皮肉俱爛，以報他焦頭爛額之災。其餘被害諸人，皆是當年河工人員。汝等冤仇相報，何時得了？賴今有傅如玉宏發誓願，吾神運起法力，為汝等解脫沉冤，各歸覺路。魏忠賢，你雖是冤報當然，只是你既錦衣玉食，富貴等於王侯，也足以酬你前世之苦，卻不該凌尊逼上，非分無等，發汝五世為牛。客氏導上宣淫，逞妖無恥，亦發作豬五世。其餘諸人雖受陽誅，難逃陰譴，俱發為邊方各畜，也受那彪虎吞噬，以彰黨惡善善之報。呆天榮害主一家，逼死主妾，發入阿鼻受罪。完日再□世變馬，與吳氏子孫騎坐。呆養春你身生膏筠，不知稼穡，暴殄天物，自奉過分，故受此慘報；雖許你仍生富貴之家，切宜樽節天物。楊漣、左光鬥等，著早生貴道，仍作良臣，輔佐明主。鬱燕玉、蕭靈犀，一知守節不韌，一知慷慨殺身，俱著生於富貴之家為子。熊廷弼理當開釋，姑俟後案定日，超生樂土。傅應星不戀榮華，剛正嫉邪，知機勇退。其奄奉姑盡孝，志行可嘉。陳元朗少多慈憫，長得元修，俱送梯仙國修正。孟婆母子雖精劍術，未入真流；然輔正驅邪，積功累行，令賜金符必，再修煉一甲子，方入仙班。侯秋鴻勸主收屍，義氣可嘉，著他壽登百歲，二子貴顯。傅如玉，你本是黃浦潭中白龍，因懶於行雨，被吾以至大法力收伏，令爾今世生於人間，力除懶癖。汝能諫夫教子，不戀繁華，精心佛果，又發願解冤，功德無量，須急歸西，早證金身。」元君一一說過法旨，又說偈道：

不無中無，不有中，不空中，無無非空，色色非有，無色非空，無空非色。問汝眾生，冤冤何塞。

元君說罷，手指兩道彩虹，將眾魂一齊駕起到半空中，結成一朵蓮花，一齊迸開，化作數□道金光而去。元君纔冉冉升空，忽然不見。傅應星夫婦同孟婆母子俱乘風飛升而去，止畜下如玉一人，在壇上頂禮望空搖拜畢，跏趺而坐。

次早，眾僧道來作別，只見他在壇上瞑目端坐而逝。齊宣出去，四外人山人海，俱來焚香禮拜，用沉香合成龕子，請出個有道的高僧與他作偈，舉火焚化。眾人見火光中一股清氣上沖半天，傅如玉合掌端坐，冉冉騰空而去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勸君勿作等閒看。

這一部書，只因一小小閹奴，造下彌天大罪，以致冤仇深重，沉鬱難解，後之為宦官者，不可不知所警也。